



家，一个多么温馨幸福的字眼，它是浪迹天涯的游子心目中的航标，它是四海为家的建设者手中渐渐长高的工程进度，它是守望田园的妻儿老小生活的港湾。

虎兔相逢之年，春晚上那曲《常回家看看》唱出了华夏儿女家的情怀。那朴实亲切的歌词，通俗流畅的旋律，唱快了儿女探望家中父母的频率，也唱亮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传统美德。

家是温暖的，幸福的，也是盛满爱的。因为，许多仁人志士在表示决绝的态度时，便常说宁愿舍家。汉代霍去病大将军曾誓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在革命的氛围笼罩一切的年代，曾号召人们以某种集体为家，比如有“以厂为家”“以矿为家”“以部队为家”等等，教导人们要有一种大家庭的观念，而从各方面贬义着自我的“小家”，这却也正暗示了“小家”的可爱。家本来就应该是小我的，家如果成了所谓“大我”的家，那就又成了集体或社会，那还能算是家吗？

如今世界上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恐怕唯有自己的家了。从远古到今，人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地忘我劳作，辛勤创造，最终寄托于一个归宿——家。正因如此，今天的人们托起鳞次栉比的家。于白昼变得拥挤而喧嚣，紧张而不安。于是，有了万家灯火，黑夜生动起来，温暖起来，美丽起来，才有城市黄昏的街巷中匆匆回家的脚步声。暮归的牛背上牧童老远就看见了自家房顶上那一缕缕袅袅炊烟。才使远足的人胸中装满思念，手中攥紧那张回家的车票。

家定义着我们的生活。如果说，年轻时的家是我们眺望风景的山峦，那么年老时的家则成了我们生活的温馨港湾。家是漂泊的日子里儿女心底里一缕绵长的牵挂，家如花，人如蝶，人去哪里，不如在家。家如父母，有了絮絮叨叨，儿女情长，更多了抚慰呵护，成为一种情愫。

老之将至，家则成了不弃不离的忠实朋友，朝夕相处相依为伴，哪怕是远渡万里，也要游子归乡，叶落归根。

万家团聚，陋家一方便成了伊甸园。当人们“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时候，那柔曼的月光抚慰了多少人间的思念。于是，便有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绝唱，于是，便有了一年一度的中秋团圆节日。此时的“冰轮”像一面银镜，镶嵌在万里云空之上，照亮了旅人回家的路途，折射了天下思乡人的愁绪，映照了相思、相亲、相濡以沫的人间情感。

家，孕育着代代亲情，令血脉延续，令生命辉煌，令世人幸福美满，令人生有寄有望。

## 冬雪

(外一首)

□郝成礼

夜静默下瑶台，洒下寒英示表白。  
瑞雪龙年丰五谷，民生富裕大发财。

### 岁杪感叹

白驹过隙须发稀，岁月平生朴素衣。  
且喜退休习韵律，诗书四卷旷神怡。

## 枕着你的名字入眠

□丁太如

流落在寒冬的箴言  
抚慰着潜藏内心的忧伤  
一片片乡家的嫩茶  
在滚烫的开水中舞蹈  
火炉边的促膝交谈  
以温暖为主题  
切入回家的另一种温馨

戛然而止的脚步  
揉碎了搁浅在黑夜的呢喃  
蛰伏在不经意间的寒意  
袭击了宁静的风景  
或许真的是缘分太浅  
才有了平分秋色  
才有了矜持的冬日

枕着你的名字入眠  
走不出留在眼角的泪滴  
滋生在梦中的呼唤  
埋葬了所有尴尬的表白  
这连筋连骨的疼痛  
无法挽回季节的一次回眸  
沙哑的夜空星星点点  
说不清是不是爱

## 雪舞豪情

□聂黎明

当西伯利亚的寒流  
吹过长白山的松岭  
雪便成了北国独有风景  
时而点点飘落  
时而洋洋洒洒  
恣意洒脱曼舞豪情  
雪是深冬的宣言  
雪在迎接春天的雷鸣  
漫天飞舞的雪团  
让人热血沸腾  
起伏延绵的雪峰  
让人充满激情  
雪你洁白高雅  
雪你无私养育土地  
预示来年谷仓丰盈  
东北就是雪的化身  
雪是东北壮美图腾  
曾几何渐淡了雪的身影  
步履蹒跚艰难前行  
但我们仍然让歼机搏击长空  
让大洋游弋着祖国的潜艇  
航母舰队浩荡远征  
苍穹遨游颗颗卫星  
大国重器雕刻着雪的轰鸣  
扑面入怀的大雪啊  
你是擂响的战鼓  
你是奋进的疾风  
东北要昂首阔步再次跃马点兵  
铺天盖地的大雪  
驰骋林海雪原  
养育山河润物无声  
雪你无惧凛冽寒冬  
雪你喜欢呼啸的北风  
雪的倔强是我们的性格  
雪的魅力是我们的豪情  
雪扮美了白山黑水  
雪早已融入我们的心灵  
国家要崛起东北必须振兴  
五万亿投入东北  
与邻国共同开发远东  
宏大目标我们砥砺前行  
站在世界舞台中央是我们的梦  
绘蓝图写历史  
东北巨轮扬帆启程  
风舞飞雪装点山河大地  
雪赋予东北无限豪情  
雪你挥洒随意无拘无束  
雪你多姿多彩浪漫晶莹  
雪你是否在等待  
等待下一个黎明？



### ●赏析

## 雪落成诗

□蔡志龙

总以为，冬天下点雪才像个冬天的样子。这不，应了天气预报，真下起雪啦。悠悠扬扬，似飞絮，似棉朵，柔柔的，绒绒的，蓬松松的，像天女提着花篮，一把一把地撒着花瓣，那是冬天给大地的聘礼。雪花便成了打开冬天的最好方式。

雪洋洋洒洒，轻柔曼舞。雪花晶莹剔透，落在山梁上，山梁便成了毛主席笔下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落在村头的杨树上，杨树便成了文人眼中的玉树琼枝。雪把枝条压疼了，枝条“咯吱咯吱”的呻吟了起来。雪落进溪水中，“哗溜”一声融为一体，雪落无痕却有迹可寻。雪落山茶花蕊上，一抹嫣红，一点洁白，似小孩白里透红的脸蛋，稚嫩有趣。雪是花，花也是雪，这番唯美情致须静心，方能体悟其中的韵味悠悠。

你看，你看，雪下的那样优雅、从容，宛若翩跹而舞的曼妙女子，不施粉黛，素袂飘飘，妩媚潇洒，在寒风之中，舞得如痴如醉，尽情尽兴，把满腹的浪漫情怀袒露于天地之中。北风伴奏，枯叶伴舞，轻盈灵动，洒脱豪放。此刻此时，寒冷和孤寂与它无关。它搅天动地，似一朵朵，一簇簇的梨花盛开在广袤的天地之间，装饰浩瀚时空。雪落成诗，宋朝卢梅坡吟到：“有雪无诗俗了人。”我忽然想起了“千树万树梨花开”“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雪落何霏霏”的诗句，想起了唐朝的千里皓月宋朝的万里江天。雪落成景，天地一色，莽莽苍苍，气象雄阔宏大。让人顿生放弃欲求、远离尘嚣，洗净灵魂尘埃之心。

你听，你听，雪在这银色的世界放声歌唱。一个个轻灵飘逸的音符，从麦田里，从松枝上，从草垛边，都发出缠绵悱恻的乐曲声。小虫们躲在洞里，听着雪声，做着轻盈缥缈的美梦，睡梦里笑出了声。小狗、小鸡、小鸟忍不住，它们来到雪地里，以脚当笔，顽皮地画几幅素描写意，意趣盎然。小男孩雪地奔跑，打雪仗、堆雪人，慢慢也成了小雪人。女孩儿天性浪漫，则手接落雪，小心呵护着，生怕雪花一会儿化成水了。纯真的欢笑声在村庄里回荡，吓得枝头雪簌簌地落下来。农人们就着火盆，听着雪落田野的声音，聊着庄稼的话题，喜笑颜开，都说瑞雪兆丰年。有了雪的滋养，土地变得温润起来，潜藏的生命得以庇护。雪落的声音中便有了憧憬与希望。

雪越下越大，扑簌扑簌，宛若一场浩大的交响乐正在隆重上演，整个宇宙都是雪的舞台。在雪的巨大能量之下，天地寂寥而肃穆，静谧无声。此时，若行走雪中，一步一个脚印，深浅自如。静听雪声，近乎天籁，无纷无扰，竟与心跳共鸣呼应。人间至此，如此简单而纯粹，唯愿与时间共白头，永远慢下来。

我喜欢在这样的雪天，凭窗独坐，擎一盏香茶，捧一卷书，看雪落霏霏，零落成诗、成画，听雪落有声，享受雪的滋润慰藉，修养心性，超然无物。

听雪，听出一份情致，一份从容，一份洒脱。望着皑皑白雪，我不禁有些释怀。感悟白雪，拥有像白雪一样情怀，沉静致远，始终保持一颗素净纯洁的初心，即使在寒冷的冬天，内心也保有春天的温度。



## 采撷生活

□洪曙光

十八天的时间从指尖悄然而逝，十八天的时间，我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复制生活。还没来得及及感悟几多，岁月匆匆，若行云流水去了。

十八天，让我熟悉了那么多的面孔。当他们最终背向我走向路的远方时，我在心中叮嘱自己，该为这些普通人留下几行文字，即便是粗糙，只为记录，只为不辜负这段共处的时光。

通往表姐家的路，照来攘往的人群。日出日落，近三十人走在这路上。唯一一位大叔是搬运工，其他人都是女工。她们做些什么呢？她们在表姐家打短工——掰辣椒。

我做什么呢？“灶台”是我任重而道远的守望。

每一天，我们都按部就班地做着手头的活。在我来表姐家帮忙之前，这群“娘子军”在此从业已有两个多星期了。

能做好这几十号人的大餐，说难也不难，却也不轻松。

稍稍有一点空闲，我就钻进那栋四五十平方米的塑料大棚里，体验一下生活，感受一下劳动场面。

冬日的阳光趴在棚顶上。棚子里，人挤得满满当当的。每个人面前都堆有小山似的辣椒秆儿。火红的手指头大的辣椒挂在秧子上，向四外分散着，它们多像一只只粗壮的手。女人们把秧子握在手里，把色泽不同的辣椒掰下来分放在身旁的袋子里。时间一点一点地从手上滑落。

她们的手势是那么的完全统一，她们的手是那么的灵巧，每一个动作都富有节奏感。在她们深邃的身影里，听到的是和谐的刷、刷、刷的响音。那响音像轻盈的流水声，像许多只小耗子在啃噬食物，像游蛇在草地上爬行……总之，娓娓动听的响音勾勒出一首长长的艺术交响曲。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这是千百年来贫家女子最纯朴的生命底色。灵巧的双手是心灵的窗口，是可爱的女人在人前摆得出的体面。

那灵巧的十指，那穿针引线的十指啊，对于眼前的这群女人来说已无暇顾及了。在长期掰辣椒的过程中纤细的双手已失去了原有的弹性与柔润，勤劳的双手无休止地接受着“创造”的使命。

看着她们指尖的裂痕，看着她们指头上的白色医用胶布，我的心被刺痛。

“姐，你咋不戴一副手套呢，这么长时间地掰下去哪会受得了啊！”我关心地问。

“妹子，你是不知道啊，这种辣椒拿在手里太滑。底座大，尾巴长得结实，实在不好掰，戴手套太窝工啊！”说话间，成把的辣椒像蝶飞进了袋子里。

“戴啥手套啊，咱妈给做的这副现成的手套多管用啊，结实耐用，脱了这层皮，还长那层皮！”另一位大姐打趣地说。身边的人都逗笑了，我也酸楚地笑了。

这里有老中青三代人。她们坐在地上，低着头，两肩前倾，浓缩着同样的身影。她们的脊背是大海深处一长串波浪，是一座座山峰苍劲的雕像。

棚子里，辣椒散发出的辣味很浓。尽管这群女人，她们戴着口罩，仍时不时地发出咳嗽声、喷嚏声……

这些辣椒都是工业用的商品农作物，品种有：太阳红、七姊妹、多多红、辣椒王……越是辣的品种，品质越好。

刚一进棚子，鼻子就会受到强烈的刺激，抵御能力低是很难维持这种活计的。有几个姐妹干脆用卫生纸将鼻孔塞起来。唉，她们都成了长鼻子的象。

她们手中不停地托着“红太阳”，她们每一天，都面对着鲜红的太阳啊！她们的身影里映照着太阳的光辉。在我视力所及的空间里，从破损的指尖里释放的都是光与热。

我想，“七姊妹”象征着团结，象征着情真意切，这群女人，她们胜似七姊妹，在最低的生活框架里耕作着。

平凡而普通的女人啊，用一双勤劳而多情的手铸就着人生，铸就着女人的风采。她们在平凡的生活里默默无闻地采撷生活。

对了，我得补充几句，我那表姐、表姐夫为之付出的辛劳怕是两天两夜也说不完呢。他们苍老的面颊，满头的花发，都是生命的闪光！

十八天，十八天的匆匆岁月，如此简单、纯朴，直接地打动着我的心。

普通人，就在你走向下一段路程时，或许我再也听不到你们的故事了，在隔山隔水的时空里，让我在心底送去对你们的问候吧！